



世界文學名著

克拉維歌

歌 德 著
湯 元 吉 譯

CLAVIGO

By

J. W. VON GOETHE

Translated by

T'ANG YÜAN CHI



世界文學名著

克
拉
維
歌

Arbeit ist des Bürgers Zierde,
Segen ist der Mühe Preis;
Ehrt den König seine Würde,
Ehret uns der Hände Fleiss.

— Schiller. —

譯者序

克拉維歌原名 *Clavigo*，爲歌德一七七四年之少年傑作。劇中情節，雖泰半本於當時瑪德里之實事；然歌德寫此劇之動機，仍不過想表示他底情場懺悔而已。（說見 H. Kurz 所作之歌德傳記中。按歌德一七七三年由 *Wetzlar* 回到故鄉 *Frankfurt am Main* 之後，曾與一女子名 *Anna Sibylla Minch* 者發生戀愛，旋即棄之。）此劇結構之佳，文章之美，藝術之高，向爲德國文學批評家所稱道，我很以有介紹此劇之機會爲幸。歌德戲曲集中，除我去冬已經譯出之史推拉及此劇之外，其餘佳作尙多；治學之暇，當陸續介紹給國內嗜好文藝的朋友們——浮士德現在還談不上，如果要譯，至少得有十年的功夫吧。

此書譯竟後，承沈君怡兄替我校閱了一遍，多所指正，書此誌謝。

元吉病中記，十四年四月八日於德國明星。

人物

克拉維歌 王家史官

加羅斯 克拉維歌之友

卜勒協

瑪麗亞 卜勒協之幼妹

沙菲亞 卜勒協之長妹

紀貝爾 沙菲亞之夫

布恩珂 瑪沙二人之友

聖喬治 卜勒協之友

地方

西班牙底京城瑪德里

物 人

第一本

第一幕

（克拉維歌底書房

克拉維歌

加羅斯）

克拉維歌 （從寫字臺上立起來，）這份報影響可是不小，大約所有的女子，都得給牠

迷倒了罷。加羅斯，你說，難道我底週報，不是現在全歐洲數一數二的嗎？

加羅斯 可不是嗎。像你這樣思想豐富，想像力又強，文筆又來得的人，至少在我們的西

班牙是找不出第二個人來的。

克拉維歌 且聽我說！我底希望，只是使一般人對於文學上多添一點興趣。你看，社會上

的人對於各種出版物是何等的歡迎着；就如我，現在也居然有了一點小名氣，在社會上也居然得了一點信仰。再則，加羅斯，我們說句私話吧，近來我底學問竟是一天比一天的進步了，見聞也一天比一天的廣了，文章也是越做越老練了。

加羅斯：這話固然很對；不過我覺得——克拉維歌！你不要惱我的！——我覺得還是你從前同瑪麗亞在一起的時候做的東西，要比現在來得精采。究竟怎樣我可說不出，我總覺得你那時做的東西，要比現在有生氣，有精神。

克拉維歌：唉，加羅斯，那個幸福的時代，可惜已經過去了。你底話不錯，我那時做東西，確是要比現在來得用心。而我之所以能夠一舉成名，她也有不少功勞在內。不過凡事日久生厭，我對於戀愛這件事已經嘗够了。當我後來決心棄了她的時候，你不是首先贊成的嗎？

加羅斯：你當時再不棄了她，人就完啦。專同她們打混，生活未免太單調了。我想，現在你應該另外打打主意了吧，像這樣荒漠似的生活，實在沒有什麼意思。

克約維歌 我現在腦筋裏只有一個王室，那裏還有工夫去幹那些事，我想你當初到這

裏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沒有名氣，沒有地位，沒有家產，誰知道有我這個人？現在，居然做了王家底史官，在朝裏出出進進，誰不尊敬我？我每逢想起這幾年來的變遷，就感着無限的安慰和興奮。我要是沒有好好的努力，現在不還是個幾年前的我嗎？努力！努力！要用全副的精神去朝前努力！女人，哦，一搭上她們就不知要荒廢多少的工夫。

加羅斯 你這個人真傻，這是你自己不會對付。像我，雖說是沒有女人就過不了日子的，可是她們並不能妨礙我什麼。我同她們從不講什麼愛情不愛情，也不爲了她們整月的生什麼相思病；高興的時候同她們混幾下，不高興的時候丟開手就完事。我最討厭的是那種良家女子，一搭上人就愛情，訂婚，鬧個不清，我看的比鼠疫還要害怕。

克約維歌，你在想什麼？

克約維歌 唉，我總是忘不了棄了瑪麗亞的那件事；我負了她了。

加羅斯 這話好不奇怪。你想，人生在世，不過百年，如果不隨心所欲，快快活活過牠一生，

豈不太傻。還有那些人正當人生最快活的年輕時代，就早早結了婚，拘在家裏過那囚獄般的生活，那就更傻了。所以你當初愛上她，倒不足怪；至於和她訂婚，就未免傻了一點。幸而還沒有履行婚約，不然，真是有點發狂了。

克拉維歌 唉，連我自己都不明白，爲什麼當初既那樣愛她，後來竟會棄了她的。我還記得從前每逢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總向她發誓，說是只等我底事業一有發展，我就娶她；可是如今呢？唉！

加羅斯 哦，未來的日子還長呢。等你底事業成了功，目的達到之後，再去找一頭富戶人家訂個親，去享你一輩子底艷福，也還不遲呢。

克拉維歌 不知道我怎會一下就把她丟了的；她底不幸竟好如毫不在我心上。唉，人底感情怎會變的這樣快喲！

加羅斯 要是永遠不變，那才教人奇怪哩。你看，世上有那一樣東西是不變的？爲什麼我們底感情就不應該變？放心得啦，她並不是世上第一個被棄了的女子；並且被人捨棄

了又找到新歡的女子儘多得很，她也未見得是第一個。我現在正想同你說句話，有位年青的寡婦——

克拉維歌 你知道我這人的脾氣是不大喜歡聽這樣的話的。要不是我自己尋上門來的事，總不容易鼓動起我底興趣來。

加羅斯 不愧是個君子！

克拉維歌 罷了，罷了。我們現在第一要緊的事，是要想法子教新任宰相來用我們。衛爾辭了印度總督底職，政局恐怕要有變動，對於我們西班牙一定很不利，不過一時也許不要緊，所以倒還不用十分着急，況且接任的格里馬底同他是很好的朋友，就是在他面前低聲下氣也不算什麼。

加羅斯 管得那些，我們不論想什麼，做什麼，只要是我們情願的就得。

克拉維歌 這原是人生底要義。（按鈴。聽差上。）把稿子送到印刷所裏去。

加羅斯 今天晚上還遇得見你們嗎？

克拉維歌 難說。不過你不妨再問一聲的。

加羅斯 我很想今天晚上找個方法消遣消遣；但是下午又有這麼多東西要寫，誰知道到什麼時候才能完。

克拉維歌 好了，好了，我們要不是這樣努力，也不會出人頭地了。

(幕下)

第二幕

(紀貝爾底家中 沙菲亞 紀貝爾 瑪麗亞 卜勤協 布恩珂)

布恩珂 怎麼，你們又是一夜不曾安息嗎？

沙菲亞 昨兒晚上我告訴她大哥快到了，她高興的了不得，一直同我談到十一點鐘才住，勞了點神，所以夜裏就睡不着。現在又傷心起來了，哭了一早晨。

瑪麗亞 怎麼大哥至今還沒有到！已經過了兩天的期了。

沙菲亞 不要着急，他總會來的。

瑪麗亞 （立了起來，）噯，我底哥哥！我底救星！我是何等的盼望你來呵！我差不多是記不起他是什麼樣子來了。

沙菲亞 哦，我倒還記得他呢。當爸爸把我們送到這裏來的時候，他才十三歲，一個再活潑，再勇敢沒有的孩子。

瑪麗亞 是喲，他確是一個有膽量，有志氣的人。你們不是看見他給我們的那封信嗎？信上說的話真動人。他說如果是我自己底錯處，那末，非但得不到人家底寬恕，並且還逃不了父兄底譴責和藐視；如果我是無罪的，那末，他願竭死力來替我報仇，處置那個忘情負義的小子。唉，我想着他底話，就要發抖。他莫非快來了吧？我並不是自己怕什麼，我底無罪是可以告訴得天的。唉，我自己也不知怎樣是好了。克拉維歌，你這個冤家呵！

沙菲亞 總是不聽人底話，儘着這樣苦，看不把你自已底性命都送掉呢。

瑪麗亞 是的，我不再多說了，我也不再哭了，近來我底眼淚也好像沒有從前那樣多了。哭，究竟有什麼用？教你們陪了我傷心，我也實在過意不去。唉，歸根到底，我還有什麼可怨的呢？當我們底義父活着的時候，我們也是享過幸福過來的。尤其是克拉維歌當時對我的愛情，給了我許多的快樂，容許比我給他的還要多。但是，唉，如今呢？只賸下了一個苦命的我。心碎了，有誰知道？就此結果了這苦惱的一生，又有誰知道？

布恩珂 唉，小姐，不要太傷心了！

瑪麗亞 他棄了我，不知道自己問心可慚愧不慚愧？我有什麼地方負了他？——他從前既那樣的愛我，如果現在知道我爲他憔悴到這般地步，也許要爲我可憐吧？——可憐？
吓，誰要他來可憐呵。

沙菲亞 像他那種沒人格的可厭的東西，真不值得同他去計較！

瑪麗亞 不是，姐姐，沒人格我們倒不能說他。並且我們也不能因爲恨一個人，就看低他底人格。說起恨的一層，當我氣憤的時候，我確是恨他的。可是當我們前幾天在路上碰

見他的時候，我看了他那可愛的樣子，滿心的怨恨，又立刻消滅了。及至回到家裏之後，重新想起他當時挾着他底愛人走過我們面前的時候，只冷淡淡的瞅了我一眼，憤怒又不覺一齊堆上心來，就馬上拿了一把短刀，取了毒藥，換上衣服，只等着死。怎麼，布恩珂，你聽了吃驚嗎？唉，這原不過是我這麼想呵。

沙菲亞 傻丫頭！

瑪麗亞 我有時夢見他一般用了他毒了我的花言巧語向着他底新歡獻媚的時候，直恨得我想吃他底肉。可是，唉，我終是一個弱者，我不忍因為報仇而發生流血的事情。總之，只怪我們自己太懦弱罷了。唱着歌替我們心愛的人兒解悶，拿把扇子打着他們逗笑兒，一旦他們變了心，却把他們沒有法子兒。——喂，姐姐，在我們法國，如果男子變了心，女子是怎樣對付他們的？

沙菲亞 咒他們。

瑪麗亞 再有哪些呢？

沙菲亞 再有嗎，讓他們滾蛋。

瑪麗亞 那末，我爲什麼不也讓克拉維歌滾呢？在法國既能如此，難道在西班牙就不行

嗎？爲什麼一個法國女子到了西班牙，就得跟着西班牙學？是喲，我們讓他滾吧！世上底好男子不見得只有他一個呵。我想，西班牙底女子到了我們法國，怕也是這樣的吧？

布恩珂 像婚姻這樣的大事，他竟當作兒戲，未免太不成話了。這事就在我們第三者看來，也覺得太豈有此理了。小姐自己，當然更是傷心了。唉，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氣憤過，慚愧過。可惱的就是我在瑪德里一點勢力沒有，爲小姐消不了這口怨氣。

瑪麗亞 當他初到我們家裏來，還不會當他底什麼王家史官，還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克拉維歌的時候，是多麼的教人愛。及至我們有了愛情之後，他爲了我，求名求利，是何等的努力。如今，他倒什麼都如願了，却是我呢！——

（紀貝爾上。）

紀貝爾 （輕輕的向他夫人說，）大哥到了。

瑪麗亞 大哥！（打戰，沙菲亞把她扶到一張椅子上坐下，）在那裏？在那裏帶我瞧去！帶我瞧去！

（卜勸協上。）

卜勸協 大妹！（向沙菲亞招呼後，急趨瑪麗亞，）哦，我底三妹喲！

瑪麗亞 是大哥嗎？謝謝天，你終究到了！

卜勸協 讓我先定一定神！

瑪麗亞 哦，我底心哪！

沙菲亞 你們且把神定一定！大哥！我望你鎮靜點。

卜勸協 鎮靜點？你們自己算鎮靜了嗎？看着被這場戀愛毀了的妹子，那雙哭腫了的眼睛，那付憔悴的形容，幾個朋友一聲不作的樣子，難道我還不知道你們心裏是怎樣的悲傷嗎？唉，你們底苦痛，我在一路上雖則已料到；但是却萬想不到你們竟苦到這等地步。唉，我底可憐的妹子喲！

沙菲亞 爸爸好嗎？

卜勤協 他問你們好，說是希望我能够救了你們。

布恩珂 （向卜勤協）先生，請你許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表示對於這件事的同情。先生

是一個勇敢高尚的人物，在見面時我就已覺着。現在先生很遠跑來替令妹設法，替令妹報仇，我們歡迎之餘，尤不勝其慚愧。西班牙底人會做出這種無恥的事，恐怕連我都要給先生瞧不起哩。

卜勤協 但願我在西班牙都遇着先生這樣誠心的人就好了。聽了先生底一番話，鼓起我不少的精神。凡人做事只要有決心，仗義之士原是到處都有。我並且深信西班牙朝野上下，總有不少明達之士。至於昏聩的君王，原也不多；縱使有，也只能怪我們自己底呼聲往往太弱了，不能送到他們底耳鼓裏去罷了。

沙菲亞 三妹，跟我來！你且去睡一會兒吧，看她苦的這般。（攙着瑪麗亞向裏走。）

瑪麗亞 大哥喲！

卜勤協 哦，三妹，如果你是沒有罪的，我總盡力替你報仇是了。（沙菲亞同着瑪麗亞進去。）大哥大哥！聽了這樣的呼聲，我就可料着你是決沒有錯處的。讓我先定一會神，然後，讓你們把事情底前前後後，不瞞一字的告訴給我，我自有主張。如果我們沒有錯的，我相信公理總有勝利的一天。

（幕下）

第二本

（克拉維歌底家中 克拉維歌）

克拉維歌 今天來訪我的法國人，不知究竟是誰？法國人，從前我倒是很喜歡的；可是現在，哼，法國人——唉，想不到像我這樣一個人多少事都困不了我，偏偏在這一點上却再也想不開去，還想牠幹嗎！——我有什麼對不起瑪麗亞的地方？難道爲愛了一個女子，就得把我自己底前途都犧牲了嗎？哼！

（聽差上）

聽差 先生，有客。

克拉維歌 請進來。我請他們吃早點，你可曾向他們聽差說？

聽差 照先生吩咐已經說過了。

克拉維歌 客人來了請他們等一會兒，我馬上就來。（下）

（卜勤協聖喬治二人上。聽差送上椅子就出去了，）

卜勤協 終究給我找到他這裏了，看他逃到那裏去！你停會兒放鎮靜點，至少外面要裝着毫不在意的樣子。唉，三妹，你底苦痛，你底冤恨，有誰知道呵。總有這一天，替你報仇報個痛快，消消我們心頭底怒氣。哦，上天，願你助我一臂之力，使我能够從從容容的同他開談判呵。

聖喬治 是喲，你務必要放從容了，千萬不能激烈，你要想一想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呵。我們在這裏，人地生疏，無倚無靠，如果不小心，是很容易遭他們底毒手的。所以，你說話行事，千萬要當心。

卜勤協 我自有主張，你放心是了。你只要放出精神來做你底事。哼，怕不弄的他應付不暇，叫苦連天不算。要教他試試我底手段，認識認識我呢。

（克拉維歌上。）

克拉維歌 失迎，失迎。今天蒙先生們見訪，不勝榮幸之至。法國是兄弟生平最崇拜的；現在見了兩位，實在教人喜歡。

卜勤協 希望先生也不棄我們，就是大幸了。

聖喬治 原不敢前來驚擾的，只因欽慕先生的心太切了，所以今天纔特來拜訪，想必先生總不見怪的。

克拉維歌 哦，先生們這些話，未免太客氣了。

卜勤協 先生文名滿天下，有誰不崇拜先生。我們也是久慕大名，所以纔特來謁見的。

克拉維歌 客氣，客氣。像兄弟這樣的陋才，竟蒙王上謬加獎許，社會上竭誠歡迎，實在是覺得慚愧得很。我只希望能夠盡我一二分的力，把社會上對於文藝的興趣提高一點。那就是我底大幸了。文藝原是超乎國家性的，所以個人往往因此能夠得到許多異國底同志，國際間往往因此能夠彼此得到互相的了解而作進一步的提攜：這是兄弟底

一點區區之意。

卜勸協聽了先生這一番話，真教人五體投地。西班牙有了先生這樣的人，國家那會不強，文壇上那會不熱鬧。先生所說的話，正是我心裏想說的。不瞞先生說，兄弟今天來拜訪，正是爲的這件事。當兄弟動身旅行的時候，有一個學會，裏邊都是些有名的學者，他們很想同國外文壇上底人物作一種文字上的聯絡，因此就託我替他們到處留心。我現在到了貴國，因爲先生是西班牙文壇上底第一位健將，（克拉維歌屈身答謝。）學問道德又是當今第一人，假如我能將先生介紹給他們，我想他們一定是非常歡迎的。

克拉維歌這真是我生平第一件快事。我早就有這個意思，但是一向很少機會，現在既這樣，真是再好沒有了。兄弟和敝國大大小小的學者，一向倒都還有點往來。文壇上健將的話，兄弟實在當不起，兄弟平日只是自居於捐客底地位，一心只想把敝國學者底成績和供獻，一一介紹給大衆。現在蒙先生不棄，願意介紹我同貴國底學者相識，不獨兄弟個人三生有幸；如果能因此把敝國底文化宣傳到世界上去，那更是敝國一國底

光榮了。先生既然帶來這番美意，所以我也不把先生當作外人看待。請問先生這一番出來，究竟還有什麼公幹？我問這話，並不是想探聽先生底祕密；不過是想曉得了之後，看有沒有可以替兩位效勞的地方。我不妨明白對先生說，此地的人排外心是很重的，如果沒有熟人幫忙，一切的事都很不容易辦；尤其是想同朝裏接洽什麼事，有許多困難的地方。

卜勸協 多謝先生底好意。此來還有幾句話，想同先生談一談，不過也不是什麼祕密，就是是我這位朋友（指着聖喬治）也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也用不着避開他。（克拉維歌錯愕，細細的把聖喬治打量了一番。）這話說來頗長，從前有一位法國商人，因為生意上關係，結識了許多西班牙底商人。十五年之前，有一位富商從瑪德里到巴黎去訪他，看見他子女很多，家計很是困難，就和他說：『照你這個情形，何不把你底小姐分兩位給我帶回去養活，我總好好的看待她們。我家中就我自己一個人，年紀也大了，又沒有親戚，她們跟我去，正好給我做個熱鬧。我將來老死的時候，一定分一月大店給她』

們。』這個法國商人聽了這番話之後，就把他底長女同着一個小女兒託了他。他帶了她們回到瑪德里，死的時候，果真分給了她們一升大店。她們靠了這店生活，倒也覺得非常舒服。大的那位小姐，不久就嫁了人。因為她們做人，和氣，所以店裏底生意竟一天發達似一天，信用也一天好似一天，甚至引起許多人來爭着要同她們合辦。（克拉維歌愈聽愈注意。）在這當兒，有人介紹了一位新從康牙島到瑪德里來的青年給她們，（克拉維歌愈聽愈注意，面色愈變愈難看，顯出窘的樣子。）她們並不因為他貧窮而瞧不起他，慇懃勤懃的把他留在家裏，並且看見他想學法文的志願很切，又幫了他許多學費。當時西班牙還沒有週報這樣東西，他想在社會上弄點名氣，就想着要辦一份週報，可是自己又沒有能力，便跑去同她們姊妹兩個商量，同時就帶着向那小的一位求婚。她姐姐覺得辦報的事倒很好，所以就竭力的贊助他，並且和他說，如果他能够因此在社會得到一點名望，或是在朝裏得到一官半職，她總不反對她妹子嫁給他。（克拉維歌窘極，坐在椅子上亂幌。）從此她妹子對於那位少年的感情，一天深似一天；許

多有名望的人家向她求婚，她一概都拒絕了。她對着茫茫的前途，懷了滿腔的熱望，把他底苦樂看着同自己底一樣。她用盡了心血，幫着他把週報出了版。（克拉維歌窮極了。卜勸協仍舊從容不迫的說下去。）週報出來之後，得了意外的成功。王上非常的獎許他，並且答應給他一個很高的官職。從那時起，他果真收了野心，只等官職一到手，就豫備娶她了。六年以來，那女子對他，忍耐，幫助，愛情，什麼都用遍；這六年之中，那男子對她，倒也很專心，很知道感激，幾次三番向她說，日後決不負她的話，却是誰料到他底官職一到手，他底人却不見了。（克拉維歌嘆了一口氣，又急想掩飾，露出懊喪到萬分的樣子。）事情發生之後，鬧的滿城皆知。女底一方面底朋友們知道了之後，憤怒到極點，就去求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設法，可是那個沒有人格的東西，已經把朝野上下一氣貫通，教人竟無可奈何他。他並且更進一步去恫嚇她們，不許她們聲張，不然，說是要結果了她們底性命。可憐年青不懂事的她，聽了這話氣的幾乎發了狂。她姐姐因此就寫了一封信寄到法國她家裏，把人家欺負她們的情形詳詳細細的告訴了她們底父兄。她

底令兄得到消息之後，憤不可遏，立刻從巴黎動了身，到瑪德里來救他底妹子。她們那位令兄不是別人，就是我！我現在棄了家鄉，丟了妻子，是專爲報仇而來。那沒有人格的混蛋不是別人，就是你！

克拉維歌 請你容我說句話。事情是我——我做錯了。我——

卜勒協 聽我講完了你再說！現在那有你講話的地方！（指着聖喬治）他此番是特爲同着我從巴黎來的，你趕快當着他說，我妹子究竟有什麼不是之處，或是不名譽的事情，才夠你這東西那麼樣去欺負她，污辱她？！

克拉維歌 她一點過失沒有，一點錯事沒有，她是再好也沒有的一個女子。

卜勒協 她從來是否有過教你可以指摘她，或是教你瞧不起她的地方？

克拉維歌 從來沒有一點也沒有！

卜勒協 （怒氣沖沖的立了起來）那末，你這東西爲什麼竟那樣忍心害她？是不是因爲她太瞧得起你了，把你底人格看的太高尙了喲！

克拉維歌 唉，我實在是受了別人底挑撥，上了別人底當呵。

卜勘協 够了。（向着聖喬治）他底話你句句都聽清楚的，舍妹並沒有做錯事，你去替我把這話宣布出去。以下的事，由我個人來同他交涉。（克拉維歌立起來，着急狀。聖喬治下。）請坐！請坐！（兩人重新坐下）現在，生米已成熟飯，且讓我來出個主意，但願你肯答應就好。我此來並非爲替舍妹招親，這大概你也可以知道的了。你不娶她固然是很高興，其實我也不希望你娶她。你以爲她在此地無倚無靠，所以就大着膽子那樣的欺負她，這種卑鄙的行爲，只有沒有人格的東西才做得出。現在多話也不必說，你替我常常着你底聽差們，親筆把你欺騙舍妹，污辱舍妹的事實一一寫出來交給我。我得了這個今天就動身到阿藍胡歐斯去，那邊有我們底使館，我去印了出來到處傳發，好教大家認識認識你。我在這裏朋友也有，金錢、時間也有，看你逃到那裏去！非等舍妹自己說仇已報够了，我決不放手。

克拉維歌 親筆寫東西我不幹。

卜勤協 這我早就料到了。如果我處在你底地位，我也未見得就肯。可是你有一天不寫，我也決不使你有一天安逸，總要等你逼的沒法，非來同我決鬪不可才罷。如果我底運氣比你好，贏了你的，那末，我公使也不去見了，悄悄的也不再和誰說，馬上就帶了舍妹回法國去。萬一天不保佑，給你贏了，那末，我底責任也總算盡了，只有由你們譏笑去。——現在，把早點拿來再說！（按鈴。聽差送上一杯茶，卜勤協接在手中，走到畫廊底下踱來踱去的帶瞧着壁上底圖畫。）

克拉維歌 （嘆了一口大氣）哦，窘死人了，窘死人了！這一着倒是沒有料到的，給他當作小孩子玩了。克拉維歌，你預備怎樣了結喲？這事又如何能夠了結呢？報應！報應！真坑死人了！（拿起放在桌上的一把劍）好，決計這麼辦吧！——（重新把劍放下）難道竟沒有別的路好走了嗎？難道非死不可嗎？殺死他？唉，她已經很不幸了，你忍再奪了她底命根嗎？他，這麼一個有爲的青年，你忍殺了他來加重你底罪惡嗎？哦，她當初才認識你的時候，那裏會料到你這樣忘恩負義。現在教她爲了你，已經受了這樣大

的痛苦，你難道自問還不覺得慚愧嗎？唉，但願能够言歸於好，就是大幸了。——瑪麗亞！
瑪麗亞！願你恕了我底一切吧！願你讓我跪在你面前懺悔吧！——我底心不由我自主了，唉，我現在只有一個希望。——上帝，救救我吧！

卜勒協（從畫廊底下走過來）意思決定了沒有？

克拉維歌 你聽我說。事情確是我做錯了，我並不敢求你們原諒；不過我實在是給神經過敏一念害了。我那時很怕結了婚之後，對於前途底事業要發生障礙，所以才有背約底一件事發生。如果我當時知道她有這麼一位有爲的令兄，就是打死了我也不做了。現在聽了你底這一番教訓，我知道懺悔了。我情願去跪在她面前請罪，願你助我一臂之力，消除這種種的不幸吧！願你仍舊把令妹給了我吧！倘若她肯容我悔過自新，做我底終身伴侶，那是多麼幸福呵！

卜勒協 現在說這話已經太遲啦！舍妹固然是不願意重新嫁給你，就是我也討厭你這個東西。閑話毋庸多說，把你底悔過書親筆寫來就夠了。以後的事，用不着你關心。

克拉維歌 你這個人固執的眞沒有道理，照你這樣辦，誰都得不到好處。我固然不能一定要求你答應我悔過；不過你也得先去問你令妹一聲，看她底意思是不是不容我懺悔的。這是你對令妹應盡的責任，希望你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如果瑪麗亞不答應我悔過的，——哦，她底心我很知道，她底熱情還活潑潑的在我眼前跳躍，她一定會答應我的呵。——縱使她一定不答應，那你做事也還不遲的。

卜勒協 不行，非照我說的語做不可！

克拉維歌 （取劍）那末，只有這麼辦了。

卜勒協 （行）好吧再見！

克拉維歌 （拉住卜勒協）不忙，再談句話。爲我們自己設想，這樣決裂了，弄到兩敗俱傷的地步，實在是太不值得。決鬥底結果如果是我贏了，那我未免太對不起瑪麗亞，我也只有死之一法了；倘若是你把我殺了呢，哼，你也休想生着回去。

卜勒協 悔過書！我只要悔過書！

克拉維歌 好，我寫就是，我現在什麼都願做，何況寫這麼一張悔過書，但願你由此懂得我底一片苦心就好了。現在就請你說吧，我便照着寫。但是你還得允許我一件事，就是在我沒有向瑪麗亞表明心跡和同她令姊說到話之前，這張東西你不能替我公布出去。你倘答應我，我就寫。

卜勤協 我不知道，我要到阿藍胡歐斯去。

克拉維歌 好，等你回到此地的時候，如果瑪麗亞還沒有容我悔過自新，那麼，聽你怎麼去辦是了。我想這個辦法再公平也沒有了吧？要是你一定不答應，那只有你我同歸於盡的一條路了。然而犧牲了的仍舊是令妹同你自己。

卜勤協 我自己用不着你可惜；至於舍妹給你害到這個地步，你自己問一問良心可對得住她？

克拉維歌 （坐下去，）現在這樣辦你滿意嗎？

卜勤協 好，我就讓你一步。可是等我回來之後，問明白了舍妹，假是她沒有答應你底要

求——我希望能够如此——那末，我就老實不客氣馬上送去印了來傳發。

克拉維歌 （取紙）你想教我怎樣寫？

卜勒協 先把你底聽差們叫來。

克拉維歌 幹嗎？

卜勒協 你叫來得啦，不然你會說是我逼着你寫的呢。

克拉維歌 想的真周到！

卜勒協 爲的是現在在西班牙同你這樣的人辦交涉呵。

克拉維歌 好吧！（按鈴。一個聽差跑來。）把他們一同叫來站在那邊！

（聽差下，把其餘的聽差一同叫來站在畫廊底下。）

克拉維歌 你讓我自己寫嗎？

卜勒協 不，你寫，我說。（克拉維歌寫）立悔過書人約瑟·克拉維歌，現任王家史官，

克拉維歌 王家史官。

卜勤協 自與紀貝爾夫人交識以來，深荷優待，因生覬覦之心，

克拉維歌 心。

卜勤協 用盡種種詭計，——寫了啦？

克拉維歌 唔。（不樂狀）

卜勤協 怎麼，難道這話不確嗎？

克拉維歌 我想——

卜勤協 想什麼？自然是詭計！你自己幹的事，自己心裏還不明白嗎？——騙得其令妹

卜勤協 小姐之婚約；旋又無端背約，棄之而去。

克拉維歌 再有呢？

卜勤協 實則彼女白璧無瑕，乃一極高尚純潔之女子也。

克拉維歌 女子也。

卜勤協 鄙人現在自知此種行爲實屬罪無可逭，故願向其負荆請罪，以贖前愆；至破鏡

能否重圓，則本非所計。（克拉維歌停住不寫。）寫下去！寫下去！——鄙人今日書此悔過書，純係天良發現，並未受何人威逼；倘卜勤協小姐對此悔過書尚不能認為滿意，則凡足以向伊謝罪者，鄙人無不唯命是聽。克拉維歌書於瑪德里。

克拉維歌（立起來，示意聽差，叫他們出去，把悔過書遞給卜勤協。）我因為你是有義氣的人，所以才寫這張東西；答應了我的話，望你不要失信。現在還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就是在我未曾去見瑪麗亞之先，請你替我向她說個情：你千萬不要拒絕了我。

卜勤協 請你不要做夢吧！

克拉維歌 至少請你把你今天瞧見的我懺悔的誠心告訴給她，這也是你對她應盡的職任，望你不要拒絕了我。除開你再沒有第二個適當的人了，所以不論你覺得我是好是壞，總望你把今天底情形詳細細的說給她聽。

卜勤協 好，我說給她聽就是。

克拉維歌 再見。（想同卜勤協拉手，卜勤協理也不理走了。克拉維歌自語着。）哦，料不

到，料不到。人生簡直是在做夢！——唉，悔過書實在是不應該寫的；可是事情來的這麼快，教人連轉念頭的功夫都沒有：『天有不測風雲，』這話看來倒是有些道理。

（加羅斯上。）

加羅斯 剛才究竟是誰來了？全家鬧的天翻地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克拉維歌 瑪麗亞底令兒。

加羅斯 我猜也是他。紀貝爾家裏從前用的那個聽差，平常只要一聽見什麼新聞，總是馬上就跑來告訴我的；不料這個混蛋昨天就知道他要來了，一直等到今天才跑來同我說。現在，他來過了嗎？

克拉維歌 他剛走，倒是一個很有為的青年。

加羅斯 這倒要想法子把他去了才好，我來的時候已經想好了。——他同你怎麼樣交涉的？要你同他決鬪呢，還是要你立悔過書？他大概很激烈吧？

克拉維歌 他叫我寫了一張悔過書，聲明他令妹沒有錯。

加羅斯 你寫了沒有呢？

克拉維歌 自然是寫了，我覺得這樣很妥。

加羅斯 好好！其餘還有什麼事嗎？

克拉維歌 沒有什麼。他光逼着我寫悔過書，說是如果我不寫，他就同我決鬪。

加羅斯 還是寫悔過書的好。同他去決鬪，未免太不值得啦。紙是他立刻逼着你寫的呢？

克拉維歌 可不是嗎？他嘴裏說，我照着他寫，並且還是當着那些聽差寫的呢。

加羅斯 好喲，我正要他這樣做。看我兩天之內，不把他關在牢獄裏，不把他馬上押送到

印度去，我便不姓加羅斯。

克拉維歌 不喲，加羅斯，現在事情兩樣啦。

加羅斯 怎麼樣喲？

克拉維歌 我請他去向瑪麗亞說情，他已經答應了我了，大概還有挽回的餘地。

加羅斯 克拉維歌！

克拉維歌 我希望你把我從前的種種不是，一概丟開，從今天起，重新做一個人。

加羅斯 唉，你這個人怎會這樣傻氣的？世上有誰不知道你是一個學者，這一點小事，值得去理會牠嗎？勸你不要受騙吧！勸你不要上牠們底美人計吧！

克拉維歌 不啻，加羅斯，你不要誤會，他並不情願我娶他令妹，他反對得很哪。聽他說瑪麗亞也不願再見我了。

加羅斯 手段確是高妙！朋友，不要惱我的，我看牠們簡直是把你當作鄉愿玩了。

克拉維歌 怎麼，你挖苦我？勸你還是留點精神，等到我們結婚的時候，再來湊熱鬧吧！我已經決心娶她啦。這是我現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生路。我願以後拋棄了那種種的虛榮妄念，去恢復我們從前的幸福生活，和她分享我現在的富貴榮華，以贖前愆。再會，我現在急於去找紀貝爾夫婦談幾句話，再會，再會。

加羅斯 等吃了午飯去也不遲啲！

克拉維歌 不行，非馬上就去不可。（下）

加羅斯

（看着克拉維歌走了，沈默了一會）唉。世上那會有這樣的傻子的。

（幕下）

第三本

(紀貝爾底家中 沙菲亞 紀貝爾 瑪麗亞 卜勸協)

瑪麗亞 你見了他嗎？你見了他嗎？我聽說他要來，幾乎不會嚇死，現在還在抖哩。你竟見了他？我是不願再見他的了。

沙菲亞 當他跑進來的時候，我差不多發呆了。唉，我從前不也同你一樣的把他愛得同親兄弟一樣嗎？當他後來棄了我們的時候，我不也同你一樣感着說不出的痛苦嗎？現在，他知道懺悔了，他仍舊回來了，瞧了他那可憐的樣子，聽了他那說話的聲音，實在教人不忍呵。他——

瑪麗亞 但願他再看不見我，我再看不見他！

沙菲亞 不，他還是幾年前的克拉維歌，他底赤心，他底熱情，一點兒都沒有變，仍舊是同從前一樣的戀着他底愛人，他提起了你，我看他言語之間，愛你的程度，實不亞於當初。這也許是你底精誠所積，所以纔能把他底心重新回轉過來的。

瑪麗亞 你竟同他說這樣的話！

沙菲亞 沒有的；不過是現在同你談談罷了。他求我替他向你說情，我也沒有完全答應他，不過我覺得你和大哥似乎太走極端了。世上負心的男子也多得很，現在他既然知道悔過自新了，他既然情願來向你謝罪，你如果一定拒絕了他，也不十分近人情呵。

瑪麗亞 唉，我底心要碎了。

沙菲亞 是喲，我也相信這在你是很爲難的；不過我望你設法把你對他的惡感慢慢丟開去，不要儘讓牠盤據在腦子裏。我相信你心裏一定沒有那麼樣恨他的；不過是因爲希望他回來的心太切了，所以一時倒覺得不好意思見他了。

瑪麗亞 哦，可憐我吧！

沙菲亞 這事如果能夠和平解決了，是你一輩子底好處。你想，如果我知道他並沒有誠心悔過，那我爲什麼要替他當傀儡。所以，我底好妹妹，還是聽你姐姐底話。我知道你現在雖然覺得有點懷疑，將來一定會感謝我的。

（紀貝爾，布恩珂二人上。）

沙菲亞 來得好極了。快來幫助我替她解決那件事，她還不敢下決心呢。

布恩珂 照我底意思，還是拒絕了他的好。

沙菲亞 布恩珂！

布恩珂 我心裏總是這麼樣的想：他從前既把小姐拋棄了，害小姐爲他氣的要死，爲什麼現在還要讓他來娶小姐？不錯，他說現在知道悔過了；然而他一悔過，從前的事都會變好嗎？難道因爲他說現在情願娶小姐了，就會把他以前的過失一筆勾消了嗎？哦，他從前既能欺騙你們，現在未見得就不會再給當你們上呵。我哼，就是小姐自己情願了，我也是不敢相信他的。他如果真心懺悔，也不至於一直等到現在了。我看他一定是看

見令兄來了，沒法了結了，所以才來向你們搖尾乞憐的，真是一個無恥的東西！

紀貝爾 唉，你們說話，總是不想一想我們現在處的是什麼地位。哼，眼前的大禍，你們還沒有知道呢。

瑪麗亞 紀貝爾！怎麼？

紀貝爾 我們大哥做事的勇氣，我是非常佩服的；可是我希望這事還是和平了結的好。

瑪麗亞，我望你不要拒絕了他，（笑）因為他是真心愛你的。

瑪麗亞 唉，你們好忍心。

沙菲亞 瑪麗亞，我勸你聽他底話。

紀貝爾 你大哥因為要替你雪冤，所以才逼他寫了那張悔過書；可是現在如果把他發表出來，對於我們是決沒有好處的。

布恩珂 這是什麼意思？

瑪麗亞 天哪！

紀貝爾 你們要知道他之所以肯寫悔過書，原是希望你（向瑪麗亞說）能夠容他悔過自新；如果你現在拒絕了他，他一定要想出種種的方法來把那張東西取回去。況且你大哥同他有約，說是等從阿藍胡歐斯回到這裏的時候，你若是還沒有允許克拉維歌底要求，他就立刻印了去發。唉，我怕你固執下去的結果，連你大哥底性命都要不保。喲。

沙菲亞 紀貝爾，當真的嗎？

瑪麗亞 當我死了吧！

紀貝爾 克拉維歌是無論如何不讓那張東西發奏的。你拒絕了他之後，他只有同你大哥決鬪的一個法子。如果你大哥不幸死了，那當然沒有話說；就是萬一贏了，咳，人家就會饒他了嗎？三妹，我望你爲了你自己底前途，爲了你一家底幸福起見，還是再詳詳細細的想一遍罷。

瑪麗亞 姐姐，姐姐，請你助我一臂之力罷！

紀貝爾 布恩珂，你看我說的話對不對？你有別的高見沒有？

布恩珂 唉，像他那樣怕死的人，那敢和人決鬥；他要是沒有膽量，悔過書也不至於寫啦，婚約也不會再提啦。

紀貝爾 正因為他寫了悔過書，所以事情不更糟啦。像他那樣的人，門下那會不有十個八個走狗，就是要把我們大哥暗殺了也何嘗是難事。布恩珂，難道你這一點會看不到嗎？

布恩珂 難道真是沒有王法了，他要怎麼幹就怎麼幹嗎？王上底耳朵又不是聾的。

紀貝爾 那末，請你替我們想法子得了。看你有多大本領，能够踏進王宮底門直接去向王上訴冤。——聽，是誰來了？

（克拉維歌上。）

克拉維歌 （自語着）應當如此！應當如此！

（瑪麗亞狂叫一聲，倒在沙菲亞懷中。）

沙菲亞 你，你想嚇死她嗎？（紀貝爾和布恩珂圍攏去。）

克拉維歌 哦，瑪麗亞，還認得你底克拉維歌嗎？縱使你現在不願見他，請你至少聽他說

幾句話吧。唉，當初我還是一個窮小子的時候，到你們家裏來，你們並不會瞧不起我，已使我心裏說不出的感激，以後又蒙你不棄，允許了我底要求，我當時是覺着何等的幸福。現在，你我不還是和從前一樣嗎？我知道你一定不會不容我悔過自新的啊。自從我丟了你之後，就如同一隻迷了方向的船在海洋裏漂泊着似的，隨波逐流，吃盡了辛苦艱難；現在，僥倖仍舊回到他愛人底懷裏來了，他愛人一定不忍拒絕了他的呵。瑪麗亞！瑪麗亞！我愛你的心從來不曾間斷過，你爲什麼還要這樣恨我？以前那種幸福的生

活，我何嘗有一刻能夠忘掉？我還時時記着，我們當時對於前途的希望，是何等的遠大！我們現在何嘗不可以重新去努力：不要因爲我們中途稍稍發生了一點隔膜就完全把牠拋棄了呵。唉，瑪麗亞，人生在世，那保沒有些枝枝節節的事；就是「求親反疎」也是情場中的常事，何必介意？現在，往事一概丟開不提，願你我從今天起言歸於好，照常

攬着手兒向前去謀我們底幸福；就是令兄，也不枉他跑這一趟的遠路了。（向紀貝爾布恩珂等）我現在已知道錯處了，知道悔過了，望你們成人之美，替我向她求個情吧，瑪麗亞！（跪下去）瑪麗亞！你還認得出這是你愛人說話的聲音嗎？你不容我這一片誠心的要求嗎？瑪麗亞！瑪麗亞！

瑪麗亞（哭）你這狠心的——

克拉維歌（跳起來，捧着瑪麗亞底手狂吻着）她諒了我了，她仍舊愛我的。（抱着紀貝爾，布恩珂）她還是愛我的！是喲，瑪麗亞，我心裏早就知道了，就是我不說這一番話，你也一定會知道我底心，肯原諒我的呵。「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和我瑪麗亞底心中，原沒有什麼隔膜喲。瑪麗亞！瑪麗亞！

（卜勸協上。）

卜勸協 嘿！

克拉維歌（跳到卜勸協面前）大哥喲！

卜勒協 (向瑪麗亞) 你饒了他嗎?

瑪麗亞 哦，可憐我吧，我頭昏的緊。(沙菲亞攙着她進去了。)

卜勒協 舍妹真饒了他嗎?

布恩珂 像是那麼樣。

卜勒協 這太便宜了你了。

克拉維歌 我也覺得的。

沙菲亞 (重新出來) 三妹果真饒了他了。她哭着說，叫她暫且避開去，讓她養一會兒神，她總原諒他是了。——姊姊！她挽着我底頭叫着說，他怎會知道我心裏還是那樣愛着他的喲？

克拉維歌 (吻沙菲亞底手) 我可算是世上第一個有福的人了。大哥！你說不是嗎？

卜勒協 (抱住克拉維歌) 事情這樣解決了，我也覺得很喜歡；不過我暫時還不能愛你，還不能承認做你底朋友；然而你既是我們底人了，以往的事可以一概丟開不提。悔

過書我仍舊還給你。（打開信夾，取出悔過書來撕了，遞給克拉維歌，）拿回去！

克拉維歌 我永遠是你們底人了！永遠！永遠！

沙菲亞 請你們暫時出去一會，好讓她在裏邊靜心養一會兒神。

克拉維歌 （抱住大家，樂不可支，）再會，再會。替我問她好。（下。）

卜勒協 雖然我本來不希望這樣解決，可是現在倒也罷了。（笑，）三妹究竟還是心腸

太軟——我到阿藍胡歐斯去見公使，他也說能和平了結最好。

紀貝爾 我也覺得這樣很好。

布恩珂 現在他是你們底妹夫了。別了；恕我以後不能再到府上來了。

卜勒協 何必這樣忙？再坐一會去。

紀貝爾 布恩珂！

布恩珂 我已經把他恨之人骨。同這種人做事，我但勸你們多留點神兒。（下。）

紀貝爾 唉，他，人倒是個好人，不過稍嫌悲觀一點罷了。等事情平定之後，想不難勸他回

來的。

卜
勘
協

紀
貝
爾

我確是性子急了一點，悔過書不該就撕了的。
罷了，罷了，不要神經過敏了！

(下幕)

第四本

第一幕

(克拉維歌底書房)

(加羅斯)

加羅斯 (自語着) 哼，照他現在這樣昏頭昏腦下去，大概須得我來做他底保護人呢。那糊塗的官廳，遇了揮霍不學好的子弟，尙且要來過問，派人管理他們，何況我同他是朋友，眼看着他快要墮落下去，可以坐視不救嗎？克拉維歌！你走上迷途了，望你快快回頭吧！唉，只要他還同從前一樣的聽我底話，那還有把他挽救回來的希望；不然，怕他一輩子就從此完了。——聽，他回來了。

(克拉維歌沒精打采地進來。)

克拉維歌

好，加羅斯？

加羅斯

好，你好嗎？怎麼高高興興從心愛的人那裏跑回來，這般沒精打采的樣子？

克拉維歌

唉，她待我真好。其餘那些人也都不錯。

加羅斯

你們不至於馬上就結婚吧？也得教人來得及做一兩件新衣服參加參加盛禮

喲。

克拉維歌

開什麼玩笑。我們底婚禮用不着那樣的排場。

加羅斯

這倒我也相信。

克拉維歌

我想只把朋友們約來聚一聚，其餘的人一概不請，免得拘拘束束的反而不

好。

加羅斯

怎麼，你不想大吹大擂的熱鬧一番嗎？

克拉維歌

唉，這種表面的事，可免就免。

加羅斯 是喲。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確是這樣的好。

克拉維歌 現在這種情形，什麼情形喲？

加羅斯 可不就是現在這種情形嗎。

克拉維歌 加羅斯，你聽我說，我底脾氣是最不喜歡聽半吞半吐的話的。我知道你這次對我的婚事是不滿意的；可是有話儘可直說，我們又不是今天才認識的。現在的情形究竟怎樣，你倒說說看。

加羅斯 唉，一個人活在世上，意料不到的事真多呵。不過如果能夠常常發生一兩件出人意外的事，倒也很熱鬧。要是無論什麼事都在正軌上跑，人生豈不太乾枯了，社會上豈不太寂寞了。

克拉維歌 我想我這一次結婚，社會上一定很注意的。

加羅斯 可不是嗎。人家聽說你克拉維歌現在要結婚了，真是沒有一個不嚇一跳的。你想，瑪德里有多少女子戀着你，想同你結婚，現在你同她們開這麼一個玩笑，她們那會

不注意呢？

克拉維歌 我又不曾分身術，教我也沒法。

加羅斯 確是有點奇怪，我從來不曾看見過像你這樣有魔力的人，能教一般年青的女子爲了你那樣的顛倒。上至閨閣小姐，下至小家碧玉，誰不想嫁給你。有的想用富貴榮華來誘動你，有的也想用美色來蠱惑你，總想得到你才歡心。她們並且因爲我是你底好朋友，所以也特別另眼待我。不然，像我這個歪鼻子，蓬頭髮的人，她們那會放在眼裏。

克拉維歌 你怎麼儘着挖苦我？

加羅斯 同你講正經話哪，她們託我做媒的信已經積起一大堆在那兒啦。寫的真是婉轉動聽，再好沒有。哈，爲了這件事，不知道已經有多少妙人兒落在我手裏了。

克拉維歌 這話你爲什麼從來不曾向我提起一次？

加羅斯 你總是那麼無可無不可的，誰願向你討沒趣。唉，克拉維歌，我一向是把你底禍福當作我自己底看待的，除開你我再沒有第二個知心的朋友了。誰料你現在不論做

什麼事總是一意孤行，毫不把我這老朋友放在眼裏呢！

克拉維歌 笑話，我自問不是這樣的人。望你平心靜氣的想一想。

加羅斯 平心靜氣的想一想，有什麼好想的？想不到我們十年的深交，一旦如此拆臺，人生真沒有意思呵。

克拉維歌 罷了，罷了，又說上你底氣來了。

加羅斯 你做出這樣的事，那怪我不要生氣。我總是不解，這個婚姻對你究竟有多大的益處，你才這樣一毫不肯放鬆了牠。如果這事換了一個平常的人，倒也罷了；偏偏像你這樣的天才，又偏偏不肯自己保重，唉，你怎樣對得起國家呵。你倘若再努力幾年下去，包你不會沒有大官做。我常想，國內有幾個像你這樣多才多能的人，現在已經做到王家史官，再過幾時，就是要做宰相，又何嘗是難事。

克拉維歌 不瞞你說，我自己也常常在這裏夢想。

加羅斯 夢想？老實和你說吧，真是穩如泰山呢，只怕你自己不肯向前努力罷了。等你果

真做到宰相之後，那我什麼事也放心了。你又沒有多大的家產，做個宰相正好替自己謀算謀算。哼，做官不發財的，也只有傻子罷了。你看，從來有那一個宰相大臣不是裝得滿滿的走的。他們出了力來替國家做事，這一點報酬原是他們應得的，那倒算不了什麼。等你到了那時候，就再去打你終身大事的主意也還不遲。那時節，任她是公爵小姐，侯爵小姐，誰還會記起你底家世來，誰不想嫁給你？再有那些國內底富豪，也有誰不金子銀子整擔的送來奉承你？到那時，除了王上還有誰？唉，那料你現在竟會走這麼一着呢？

克拉維歐 你未免替我過慮了。難道你以為我結了婚之後，什麼事都丟開不管了嗎？也不向前努力了嗎？

加羅斯 朋友，你要知道凡人做事，最怕的是分心，一分心什麼事都不會做成功。再則，你以為你同她結婚，朝裏一點不來過問嗎？哼，你仔細想一想，當初勸你不要同她來往的是些什麼人？後來勸你棄了她的又是誰？難道還要我一個一個的來數給你聽嗎？

克拉維歌 我也正在懷疑，怕這一番的舉動，朋友之中不見得有人贊成。

加羅斯 贊成，我敢說一個都沒有。不但如此，你那些朝裏的朋友恐怕還要怪你，做事也不先同人商量商量。花了錢去買死蟹吃，只有瞎子會幹那種事，可憐喲可憐！

克拉維歌 豈有此理！加羅斯，你話說的太過分了。

加羅斯 過分？我自己覺得一點都沒有。兒女私情原是常事，我並不反對。可是如果有人因為貪上一個下女底色，就要娶她，哼，縱使會有人羨慕他底豔福，然而也就夠羣衆底唾棄了。

克拉維歌 總是離不了那羣衆！那無聊的羣衆！

加羅斯 你要知道我並不要處處拿羣衆做前提，事事要求他們底同意。人在社會上做事，實在是不能不如此。凡是違衆獨行的人，自己也得不到好處。所以你這一番的舉動，縱不受世人底嫉視和唾棄，我看幸福也就有限。

克拉維歌 羣衆底心理原是盲目的，世上那有多少真是非呵。誰要是給瑪麗亞愛上了，

那纔真教人羨慕呢。

加羅斯 天下事總瞞不了人，如果實在是那樣，那也沒有多話說。自然，也許這個婚姻對你有許多的好處，我們外人看不見；可是在稍有眼光的人看來，前途實在不見得容易樂觀呵。

克拉維歌 罷了，罷了。

加羅斯 人家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一定要到處去問，向朝裏去打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發生的未免太奇怪了。像她那樣一個平民人家底女子，要不是從前同你有過那回關係，誰知道世上有這麼一個人。她們到處去打聽，一個說：『聽說她安分守己，是個很賢慧的女子。』這一個就說：『哼，結婚三個月之後，他就會知道是靠不住的了。』那一個又說：『咳，你不知道這女的着實漂亮哪，真是一千個之中也找不出一個來的。』這一個說：『哦，這就無怪乎他要娶她了。』

克拉維歌 （愈聽愈懊喪，深深地歎了一口氣，）唉！

加羅斯 還有那些女人聽人說她漂亮，一個便說：『漂亮？也許是吧，我已經六年沒有看見她了。』第二個說：『大概她六年裏頭總改變了樣子了。』第三個說：『瞧着吧，他不久總要帶了她出來的。』大家這樣的議論着，候着瞧熱鬧，沒有一個人不想起那雄糾糾的克拉維歌來。以前他出來的時候，有那一次沒有又漂亮，又神氣的西班牙女子同着他一起走；現在，哦，竟同着這麼一個跑路妞妞拐拐，身段又矮，眼睛又小，臉色白到同死人一樣的法國女人一起走路，真羞死人了。她們要是問起我來，我只有逃走的一個法子了。

克拉維歌 （握住加羅斯底手，）老實同你說，我今天到瑪麗亞那裏去，看見她臉色那樣蒼白，那樣憔悴，我倒着實嚇了一跳。唉，都是我害了她了。

加羅斯 真是笑話，怎麼是你害了她？她早就有肺癆病了，難道你已經忘了嗎？我當時就不知同你說過幾千遍，可是情人眼中出西施，你那裏肯聽我底話呢。這樣的事也會忘掉，我真替你害羞。娶了這樣有肺癆病的女人，怕不影響到你底子子孫孫，跑起路來一

步一拐，不像叫化子人家養出來的我不信。唉，這麼一個前途遠大的家庭，竟想活活的葬送在她手裏，唉——還是不談的好，談起來教人頭痛。

克維歌 唉，要我告訴你嗎，當我今天重新見到她的時候，看了她那可憐的樣子，心上雖是有點不忍；然而愛情，就同要我上斷頭臺一樣，好不容易纏勉強當着勁，裝出了三分心，可是真勉強極了。當時他們一個個都有點發呆了，不然，一定會看出來的。

加維歌 這在還預備娶她？她這個死人（克維歌）立了起來，說不出一句話來。這完了，你——輩子完了！我們只有再見了！哦，讓我把一切的事忘了吧！讓我一個人去度我孤獨的生涯吧！我再不忍看下去了。唉，你甘心娶了她來給世人嘲笑，甘心去傳染上她底肺癆病來斷送你底前途，教人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克維歌 加維歌！加維歌！

加維歌 要是你不爬到今天這樣高的地位，倒也罷了；現在，可不要給人笑話死了嗎？他們一定是說你看見她哥哥來了，沒法了結了，所以只得低聲下氣，聽他吩咐你怎樣就

怎樣啦。還有我們朝裏那些好饒舌的小子，怕不也會私下議論，說是：『看他樣子原不像一個漂亮的人物。』還有一個小子聽了這話，肚子一挺，帽子一歪，說：『哼，叫那隻法國狗來找我，看他能把我們怎樣！這種東西，替我們老爺當馬夫都不配呢。』

克拉維歌（聽到這裏，懷喪之極，抱住加羅斯底頸項，兩淚直淌，）救我一救！好朋友，救我一救！把我救出這個難關，打破那些不可避免的羞辱！不然，我一輩子完了。

加羅斯 光哭是沒有用的，你又不是個小孩子。現在，把你一切的憂愁暫且丟開，放出精神來做一個不屈不撓的大丈夫。

克拉維歌 哦，讓我哭吧！（倒在一張椅子上。）

加羅斯 我知道你原不過是受了一時的感情衝動，所以纔做出這件事來；將來，你自己一定也是要後悔的。本來，像你這樣婦人女子底心腸，只好安安分分做一輩子的平民。你要知道做大人物，也要有大人物底胸懷才行。不然，像這樣一點小事都看不破，縱使你身上掛滿了勳章，也是稱不起一個大丈夫來的。（克拉維歌立了起來，望着加羅斯

把手遞過去，加羅斯緊握住牠，放出精神來！放出決心來！現在，閑話一概丟開不提，我替你想了兩條路，一條是：如果你情願犧牲了你底地位，去過那冷淡孤寂的平民生活的，那末，你就去同瑪麗亞結婚；還有一條是：如果你想在政治界裏繼續活動下去，不達到你底目的不休的，那末，你只有仍舊把她拋棄了的一個法子。這不過是我底一種意見，當然要等你自己來決定。放出決心來！放出決心來！世上最可憐的，是沒有決心，遇了事情不能解決的人。你要知道世上兩全的事是沒有的。倘若是疑東惑西，結果只是苦了自己罷了。——好好，還是讓你去犧牲了光明燦爛的前途向瑪麗亞謝罪吧，免得你心上過意不去，錯過了你一辈子底幸福可不是玩的。我知道你現在一心一意，什麼事也不管，只求博得她底歡心就完了。所以我也勸你快點下決心去把她娶來吧，那才不愧是個說一不二的君子呢。

克拉維歌 加羅斯，你這一番話，就同在我頭上打了一個霹靂似的。你底精神，你底勇氣，真教人佩服。

加羅斯 你自己並不是沒有這種精神和勇氣，只是你不肯用牠罷了。你底前途光明燦爛，正未可限量呢，望你自己放開眼睛來看一看。這並不是我在過分的形容，如果你不是被她支使糊塗了，你自己也不會看不到的。所以，克拉維歌，放出精神來大踏步的走向前去，不要畏難，不要顧忌。大丈夫做事總要在大處着眼，要有犧牲的精神，最怕的是婆婆娑娑，跟了那婦人女子去學。你看，凡是有作爲的君王，那個不是如此的，爲什麼我們就不如他們？

克拉維歌 加羅斯，我只覺得自己太渺小了。

加羅斯 不是我們自己太渺小，只是不肯去努力做大丈夫罷了。好了，我知道你已經漸漸的覺悟了；快把你那婦人女子底心腸丟開去吧！至於她從前對你雖然有過好處，但是你早就報答了她了。哦，要是當時換了一個別的家庭，待你怕不更要好上幾十倍呢。這一點小意思，說得上報恩嗎？照這樣說，三十年前學校底教師教你認識了天地日月，你現在還得把你底家產分一半給他了。那不是笑話！克拉維歌，你現在意思是怎麼樣？

克拉維歌 你底話，雖是很有些道理；可是現在怎麼樣才能脫身呢？這倒是先要想妥了的。

加羅斯 好，你情願照我底話做，是不是？

克拉維歌 只要是做得到，我都情願。我現在頭昏的很，什麼主意也想不出，你替我打算打算吧！

加羅斯 現在是這麼辦：你先跑到別一個地方去，然後再通知他，教他把悔過書交還你，說是他如果不還，就同他沒關。

克拉維歌 悔過書他已撕碎了還給我丁。

加羅斯 （樂得跳起來，）好極啦！好極啦！你爲什麼不早說，害我連嘴都說乾啦。既是這樣，事情就更簡單了：你寫一封平平常常的信給他，說是覺得娶他妹子，似乎有點不大妥當；至於詳細的原因，不妨請他帶了武器，同一位朋友親自到某處來當面問。這樣他自然就會知道你是什麼用意了。——來，克拉維歌，把信寫起來。決鬪底交涉，我來替

你辦，看不教他死在我們手裏不算。（克拉維歌走到寫字檯旁邊，）且慢我還有句話。這個辦法還不十分好。我們是什麼人？他是什麼人？冒險去同他決鬥，未免太把他看重了。你聽好，我們現在這麼辦吧：由我寫一個呈子來告他，就說他私自偷了跑到瑪德里來，帶着一個幫手，冒了假名來找你，乘你不在意的時候，用武力逼着你寫了一張悔過書，想來破壞你底名譽——哼，這個威逼的罪名，就够他受了。

克拉維歌 你底法子不錯。

加羅斯 可是官司還沒有開審之先，難保他不想出種種法子來破壞我們底計畫，我們何不索性早下手？

克拉維歌 你底意思我知道了，你照着去辦是了，可是當心走漏了風聲。

加羅斯 哼，有了二十五年的經驗，這一點小事都辦不了，真稱不起啦。一切的事由我去辦吧，你信也不必寫啦。人家聽說你把她哥哥送到牢獄裏去了，自然知道你對她也是不滿意的了。

克拉維歌 不對，加羅斯，不對。卜勒協他並沒有做什麼錯事，現在忽然把他送到牢獄裏去受辱，似乎太忍心了。加羅斯，你再想一個別的方法來對付他吧。

加羅斯 你這話如同是三歲小孩子說的。我們又不吃了他，就是把他關在牢獄裏也不致餓死他，用得着替他擔什麼心。他要是看見風頭不對了，我們並不是同他在開玩笑，怕他不尾巴一夾，馬上垂頭喪氣的逃回法國去呢，如果，我們每年再賞給他妹子一點錢，他一定還要感恩不盡哩。我看他這一趟到此地來，目的原不過在此罷了。

克拉維歌 你既這麼說，也罷了；不過做事不要太躁急了。

加羅斯 放心得啦。——還有一着倒是不能不防備他的，就是怕他得了風聲來先發制人，所以你還是暫時到別處去避一避的好。至於地方什麼人也不要給他知道，就是你自己底聽差也不要同他們說。現在，趕快把你隨身應用的東西收拾一下，我馬上打發人來領你到一個地方去，包管那些警察老爺也找不着你。狡兔有三窟，我雖沒有三窟，兩窟總還有呢。再會罷。

克拉維歌 再會。

加羅斯 放出精神來！放出精神來！等事情過去之後，我們來痛痛快快的喝一場。

（幕下）

第一幕

（紀貝爾底家中 沙菲亞和瑪麗亞做着針線）

瑪麗亞 布恩珂爲什麼那樣急急的走了？

沙菲亞 那自然，他是很愛你的，現在他見你和克拉維歌又要好了，自然忍不住跑了。

瑪麗亞 像他這樣心地忠厚的人，我確是沒有見過第二個。（把手裏做的針線拿給沙

菲亞看，）想我這樣做對的嗎？我從這邊穿進去，把針頭從那邊再這樣挑過來，大概做起了之後一定不會錯的。

沙菲亞 唔，這樣很好了。我這回帽子上底帶子想用淡黃色的，別的颜色對我都不很配。

你笑什麼？

瑪麗亞 我笑我自己。我們女孩兒底性情確和人不一樣，差不多還不會等到事情完全解決，又是花叻粉叻的鬧不清了。

沙菲亞 罷了，罷了，還記得當克拉維歌棄了你的時候，你是怎樣的情形嗎？無論什麼事都引不起你底歡喜來。（瑪麗亞停了針線，呆望着門。）你又怎麼樣啦？

瑪麗亞 （苦悶的樣子，）好像是誰來了？哦，我底心一直到現在還是不住的跳呢，我大概是不久的了。

沙菲亞 不要亂想，心放定點，看你臉色多蒼白。

瑪麗亞 （指着胸口，）心裏痛的緊，如同有針在戳一樣。唉，我大概真是不久的了。

沙菲亞 自己保重點！

瑪麗亞 唉，我只是一個不幸的女孩兒，給一切的苦樂活活的斷送了我底一生。姐姐，老

實告訴你，他雖是回來了，我心裏並不覺得怎麼了不得的歡喜，因為我自己知道是不久於人世的了，也許這福氣竟不容我享受也未可知呵。

沙菲亞 唉，好妹妹，你爲什麼儘着這樣苦惱，想開一點不好嗎？

瑪麗亞 我何必自己騙自己呵。

沙菲亞 你年紀還輕，未來的希望正無窮呢。

瑪麗亞 是喲，希望！當初睡在他懷裏的時候，我確是做過不少的黃金夢；現在回想起來，還同在眼前一樣。他，哦，姐姐，他確有不少教人愛的地方。自從他丟了我之後，他——哦，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了——他把他底天才完全發揮了出來，創出一個人來了。是喲，他現在是大人物了，我配得上他嗎？當初他還沒有飛黃騰達的時候，我尙且配不上他，現在當然更配不上了。

沙菲亞 現在事情這樣解決了，很好啦，何必再多心。未來的幸福多得呢。——聽，像是大哥來了。

(卜勤協上。)

卜勤協 紀貝爾在那裏?

沙菲亞 他出去好一會了，大概也快回來了，

瑪麗亞 有什麼事喲，大哥? (跳起來挽住卜勤協底頭頸，) 究竟有什麼事喲?

卜勤協 沒有什麼事。瑪麗亞，放開我。

瑪麗亞 好哥哥，把你心裏底事告訴給你妹妹聽吧!

沙菲亞 不要理他，男子底脾氣是這樣的，往往一點事也沒有，就裝出一副苦臉來。

瑪麗亞 不，不，我看他底臉色心裏一定有什麼不高興的事；不然，他不會這樣沒精打采的好哥哥，你說出來吧!

卜勤協 沒有什麼，真沒什麼。克拉維歌——

瑪麗亞 (發急，) 克拉維歌怎樣?

卜勤協 我剛才去找他，他不在家。

沙菲亞 這一點小事值得這樣垂頭喪氣嗎？

卜勤協 他聽差說他旅行去了，可是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去多久他也沒有同人說。哼，要是他又中途翻悔，假託去旅行，——爲什麼偏在這時候去旅行？究竟是爲什麼的？

瑪麗亞 我們瞧着吧。

卜勤協 哦，你不要假裝鎮靜吧，看你臉色白的這樣，看你手脚都在抖，我可憐的妹妹，（把瑪麗亞抱在手裏，）天哪，願你助我一臂之力！如果他又翻悔，來愚弄我們，陷害我們，這仇是不能不報的！這仇是不容不報的！

沙菲亞 做事不要太操切了。你饒了她吧，看她苦的這樣。（瑪麗亞倒在一張椅子上。）
三妹，你覺得怎樣？

瑪麗亞 沒有什麼，看你馬上就嚇的這個樣兒。

沙菲亞 （倒了一杯水遞給瑪麗亞，）喝點水吧。

瑪麗亞 讓我去吧！喝水幹麼？——也罷，放在這裏吧！

卜勤協 紀貝爾和布恩珂在什麼地方？大妹，你去叫人把他們請來。（沙菲亞下。）三妹，覺得怎麼樣？

瑪麗亞 好，很好。大哥，你是不是想——

卜勤協 想什麼，三妹？

瑪麗亞 唉！

卜勤協 你覺得呼吸不暢快嗎？

瑪麗亞 唔。心裏跳的慌。

卜勤協 難道沒有法子止住牠嗎？要不要吃定心丸？

瑪麗亞 哦，這些東西都是無效的，我只求上帝早一點超度了我呵。

卜勤協 三妹，你放心，我總替你報仇是了。

瑪麗亞 唉，好吧。（聲音酸楚。）

（沙菲亞回來。）

沙菲亞 剛才信差送了一封信來，說是由阿藍胡歐斯來的。

卜勒協 （看信，）是公使底筆跡和印章。

沙菲亞 我叫他進來歇一歇腳，他說還有要緊的信件要送，馬上就走了。

瑪麗亞 姐姐，你肯把你可憐的妹妹送到醫生那裏去嗎？

沙菲亞 天哪，你什麼地方覺得不舒服喲？究竟有什麼病喲？

瑪麗亞 唉，說了你一定要嚇一跳呢，我差不多連喝一杯水的勇氣都沒有了。——大哥，

那信裏說的什麼話喲？姐姐，你看他底手在抖，哦，信裏究竟是說的什麼喲？

沙菲亞 大哥！大哥！（卜勒協一言不語的倒在一張椅子上，手裏底信落在地上。）大哥

喲！（拾起信來看。）

瑪麗亞 信遞給我看！（想立起來，）哦，我知道了，這一定是他寄來的催命符呵。他負了

我們了！

卜勒協 （跳起來，）是喲，他負了我們了！（搥着胸脯，）唉，我如同是着霹靂打了一般，

差不多失了知覺了。瑪麗亞！瑪麗亞！他賣了你了！——現在教我到什麼地方去教我？
什麼法子喲？唉，黑暗！黑暗！（倒在一張椅子上。）

（紀貝爾上。）

沙菲亞 紀貝爾，快來想個補救的法子！事情糟啦。

紀貝爾 怎麼樣喲？

沙菲亞 你瞧去！（以信授紀，）公使來信說克拉維歌告我們大哥冒了假名，帶了一張不符事實的悔過書，晚上潛行到他家裏，用手鎗逼着在牀上簽了一個字，想去破壞他底名譽；現在，如果我們大哥不馬上離開西班牙，他們就把他送到牢裏去。到了那時，連公使自己也許沒有法子把他救出來。

卜勒協 （跳起來，）好，教他們去幹是啦！等我報了他底仇，償了我底心願之後，教他們把我送到牢裏去是啦！哦，我正想吃他底肉，喝他底血喲！天哪，願你助我一臂之力吧！這
個畜生，我願和他同歸於盡！報仇！報仇！非教他死在我手裏不可！這個畜生！

沙菲亞 大哥，看你樣子多怕人。

卜勘協 那更好！我不用劍，不用鎗，我只用兩隻手去把他絞死！哦，快心！快心！我如同已經殺死他了。

瑪麗亞 我底心哪！我底心哪！

卜勘協 我不會能够救了你，現在，我一定替你報他底仇，吃他底肉，喝他底血，我再忍不住！我變了一隻野獸了！我底血沸了，我底憤怒再遏止不住了！——不許別人去藥死他，不許別人去暗殺他，要讓我親自去報仇！紀貝爾，你幫着我去找他！布恩珂在那裏？請他一同來幫着我去找他！

紀貝爾 自救吧！自救吧！看你怒的這樣。

瑪麗亞 大哥，你趕快逃吧！

沙菲亞 把他拉到外邊去，簡直是要他妹子底命了。

（布恩珂上。）

布恩珂 喂，趕快逃吧！事情糟啦。我對於一切的事，都替你們留着心。現在，他們設下圈套來陷害你，你要是不馬上離開此地，事情怕不妙啦。

卜勤協 情願死在這裏也不逃。克拉維歌在什麼地方？

布恩珂 我不知道。

卜勤協 你一定知道的。我朝你磕頭，你告訴了我吧！

沙菲亞 阿彌陀佛，千萬不能說，布恩珂。

瑪麗亞 唉，好悶！好悶！（暈倒在椅子上，）克拉維歌——

布恩珂 救命！救命！她完了。

沙菲亞 天哪，不要絕了我們呵！——（向卜勤協，）出去！你出去！

卜勤協 （在瑪麗亞面前跪下。大家忙着救瑪麗亞，可是已經無效了。紀貝爾出去喚醫

生。）教我離開你嗎？教我離開你嗎？唉！

沙菲亞 你索性教我們一同死吧！哦，三妹喲，你死了！你給你這個不懂事的哥哥害了！好

妹妹啲！

卜勤協 大妹！

沙菲亞 （輕視口吻，）還說來救她呢，還說要替她報仇呢，救救你自己吧！

卜勤協 這話是你說我嗎？

沙菲亞 把她還給我，再去流你底血，報你底仇，坐你底牢，上你底斷頭臺！把她還給我！把她還給我！

卜勤協 沙菲亞！

沙菲亞 哦，現在她已經死了，你自己再不能大意了。（抱在卜勤協底頭頸，）大哥啲，爸爸老了，你再不能大意了，趕快逃吧！趕快逃吧！這也是她命裏注定的，她現在已經得了解脫了。要是上天有靈，牠一定會替我們復仇的呵。

布恩珂 趕快離開此地！我先把你藏起來，等有了法子再出西班牙底境。

卜勤協 （跪在瑪麗亞面前吻着她，）好妹妹啲！（大家把他拉開去，他又拖住沙菲亞，

沙菲亞用力掙開。女僕數人上來幫着沙菲亞把瑪麗亞抬進裏面去了。布恩珂拉着卜
勸協下。）

（紀貝爾同着一位醫生上。沙菲亞在裏面出來。）

沙菲亞 已經太晚了，已經沒救了，已經噁了氣了。

紀貝爾 來，先生，請你親自去瞧一瞧，我想沒有死的這麼快的。（領着醫生朝裏走。）

（幕下）

第五本

（紀貝爾住宅前面的一條街 黑夜 住宅底大門開着 門口站着三個穿喪服的男子手裏拿着舉喪的火把 克拉維歌裹着一件外套夾着一把劍 從街上走過來 一個聽差拿着火在前面領路）

克拉維歌 我同你說不要走這條街，偏又走了這條街。

聽差 不然須得兜一個大圈子；你又這樣着急。現在不遠了，快到加羅斯等候我們的地方了。

克拉維歌 看！那邊什麼火？

聽差 出喪。（仍舊朝前跑）先生，跟我來。

克拉維歌 又是瑪麗亞底住宅，又是出喪，哦，就同在我頭上澆了一盆冷水一樣。喂，你過

去問一聲，究竟是誰出喪？

聽差 （跑過去，問門口站着掌火的，）請問一聲，是誰出喪喲？

掌火的 瑪麗亞·卜勒協出喪。

（克拉維歌聽了倒在一塊石頭上坐下。把大衣掀開。）

聽差 （跑回來，）說是瑪麗亞·卜勒協出喪。

克拉維歌 （跳起來，）聽見啦，討厭的東西！一遍還不夠嗎？哦，真把我魂都嚇跑了。

聽差 聲音低點。先生，快跟我來。你想想眼前的危險喲！

克拉維歌 去，滾你的！我不走啦。

聽差 加羅斯，加羅斯，你在什麼地方喲？他像是發狂了。待我趕快去把加羅斯找了來喲。

（下。）

（賸下克拉維歌一個人。紀貝爾家門口底掌火的仍舊遠遠地站在那裏。）

克拉維歌 瑪麗亞死了！看那邊的火把，看那邊送喪的人。哦，真把我嚇死了！負心的我喲，

害她爲你斷送了性命，現在可以覺悟了吧？是喲，還不遲呢，還來得及呢。我底心碎了，瑪麗亞，你是不能死的喲！我來了，我來了。——去你的，鬼！你們想嚇死我嗎？（神經錯亂，不知門口站着的是人是鬼了，）滾你的，鬼！他們還站在那裏呢，他們望着我呢。瞧，他們是同我一樣的人喲！怕是鬼吧？——唉，她死了！黑夜告訴我說，她死了！不是她在那邊躺着嗎，腳下還放着花圈呢。皇天菩薩哪，我並沒有殺她呵。天上的衆星，請你們不要再望下放光輝了！唉，當她從前在星光之下凭在門柵上候着我，或是當我從她家裏出來，高高興興的彈着琴兒，唱着歌兒的在星光之下跑回家去的時候，那時是多麼幸福呵。現在，你把她一家都往不幸的路上送，又在你自己底舊遊之地輕輕的蓋上了一層悲哀，好忍心的你喲！瑪麗亞！瑪麗亞！帶了我一同去吧！帶了我一同去吧！（紀貝爾住宅中奏起音樂來。）現在她們起身送喪了。且住！且住！且慢點蓋上棺材，讓我再來見她一面喲！（朝着紀貝爾住宅走過去，）嘿，你有臉去見誰？見她底朋友？見她悲憤填胸的令兒？

（音樂復奏。）她在叫我呢，她在叫我呢。瑪麗亞，我來啦。——哦，我怕，我心跳呢，我怎敢去見她們喲！

（音樂又奏起來。住宅門口底火把移動。裏面又出來三個人，掣着火把左右分開站住。另六人槓了棺材從裏面出來。紀貝爾，布恩珂很悲傷的樣子。）

克拉維歌 （跑上去，）停住！

紀貝爾 誰底聲音？

克拉維歌 停住！（槓夫停住）

布恩珂 攔路的是誰？

克拉維歌 把棺材放下。

紀貝爾 嘿！

布恩珂 無恥的東西！現在她死了，你還不甘心嗎？！

克拉維歌 去，莫惹我動火，可不成啦！我非見她一面不可！（把棺材上底布掀開，瑪麗亞

穿了一身底白衣服，兩手疊放着躺在裏面。克拉維歌看了連退幾步，捧住自己底臉。）

布恩珂 你想把她叫醒來，好給你再摧殘嗎？

克拉維歌 不要這樣咒罵呵。唉，瑪麗亞！（在棺材面前跪下。）

（卜勤協在街上跑來。）

卜勤協 布恩珂丟下我就跑了。她們說是她沒有死，我却非親自去看她一次不可。咳，瞧那邊舉喪的火把！（急奔過去，瞧見棺材，無力倒下，給人攙起。紀貝爾扶着他。）

克拉維歌 （在棺材那邊立了起來。）瑪麗亞！瑪麗亞！

卜勤協 （憤不可遏。）這不是他底聲音嗎？誰在喊瑪麗亞？哦，聽了這聲音，恨得我血管都要炸裂了。

克拉維歌 是我。（卜勤協怒目相視，拔劍，給紀貝爾按住。）就是你拔劍，我也不怕。此地，

（指着瑪麗亞底尸首，）請看她瞑了的眼睛！看她僵了的纖手！

卜勤協 要你這個畜生指給我看嗎？！（拔出劍來，猛向克拉維歌奔去。克拉維歌拔出劍

來同他決鬥，給卜勘協一劍戳進胸脯裏。

克拉維歌 哦，多謝你成就了我們兩個。（倒在棺材前面。）

卜勘協 （把克拉維歌拖開去，）滾開去，無恥的東西！沒的污辱了她。

克拉維歌 哦，痛。（槓夫扶住他。）

卜勘協 瑪麗亞，你瞧見他底血嗎？哦，你現在可以安心歸去了，我已經替你報了仇了。痛快！痛快！

（沙菲亞從住宅裏出來。）

沙菲亞 （瞧見克拉維歌滿衣的血，）天哪，這是怎麼一回事喲？

卜勘協 大妹，走近來點，你瞧，我把他底血灑在三妹靈前，送她歸天呢，大概她現在總可以安心歸去了。

沙菲亞 完了，完了。

克拉維歌 趕快救自己吧。不解事的天！一亮事就糟了。天哪，願你保佑他吧！——沙菲亞，

恕了我底罪吧！——朋友們，恕了我底罪吧！

卜勸協 看了他底血，心裏好不痛快！（向着克拉維歌，）死吧！我恕你底罪是啦。

克拉維歌 給我拉回手！沙菲亞，你也給我拉回手！（向紀貝爾，布恩珂，）還有你們底。

（布恩珂不肯。）

沙菲亞 布恩珂，給他吧！

克拉維歌 （向沙菲亞，）謝謝你還是同從前一樣的待我好。（向其餘的人，）謝謝你們！瑪麗亞！瑪麗亞！她們都恕了我了，你如死而有靈，請你也恕了我吧！（向沙菲亞，）告訴我，她諒了我沒有？她是怎樣死的？

沙菲亞 她最後的一句話就是你底名字。她暈了過去以後就沒有再醒過來。

克拉維歌 我現在跟她去了，我替你們致意吧。

（加羅斯偕聽差從街上趕來。）

加羅斯 克拉維歌！凶手！

克拉維歌 加羅斯，你聽我說，我們倆底性命，都是給你底妙計害了的，——我是快死的了，（指着卜勘協，）你救一救他吧！

加羅斯 朋友喲！（向聽差，）還等什麼，去請醫生哪！（聽差下。）

克拉維歌 已經太晚了。你救一救他吧！望你不要失信！他們恕了我底罪了，我也恕了你吧。你把他送到邊境上——唉，痛，（捧着心，）

加羅斯 （躑足，）克拉維歌！克拉維歌！

克拉維歌 （掙着命走向瑪麗亞底棺材，大家攙着他把他放下，）瑪麗亞，同我再拉一回手吧！（把瑪麗亞底手分開，握住她底右手。）

沙菲亞 （向卜勘協，）趕快逃吧！

克拉維歌 我握住她底右手了——她底冰冷的手。瑪麗亞，你是我底喲！（吻瑪麗亞底手，）願你再同我接一個最後的吻吧。唉！（倒地。）

沙菲亞 他死了！大哥，你趕快逃吧！

（卜勒協挽住沙菲亞底頭頸，沙菲亞抱住他，同時又推開他，似乎教他趕快逃的樣子。）

（幕下）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有 所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國難後第一版

(二〇七一)

世界文學名著
 克拉維歌一册

Olaf Wigforss 著 售價二角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 W. von Goethe

譯述者
 湯元吉

發行所兼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殷彥常)

